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金履祥曰湯武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上篇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

書經讀本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太大三字音同義同故孟子左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或作太或作大

泰太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張霸之徒偽書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以善惡之類為王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世之日流如此夫

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孫月峰曰、商以前文。平鋪直敘此篇獨層層用意凡四稱天皆更端發論。
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則周師行已踰月矣渡河而北三日而三誓焉此篇當是丁巳日尚在河南既誓而渡也蓋併諸侯凡從者誓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見武王事殷之久無利天下之心見人心歸附之同伐商為不得已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王樵曰周之孟春孔氏以為建子之月蔡氏以為建寅之月今以金縢秋大熟未穫及洛誥十二月烝祭歲觀之蔡說為是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兵者不祥之具。故誓嘆之。與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同意。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即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

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同此意也。

呂祖謙曰。此雖誓師之言。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

此一節。乃西銘一篇所自出。張子特推闡得盡耳。

邦。親之也。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論君道。與仲虺同旨。而意更新妙。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
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
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
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
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
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四字植惡之本]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

[衆惡之首]

沈湎冒色敢行暴

朱子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廹。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以武王伐商太猛耳。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謝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捭長句。氣雄力健

虐任

湎彌兖反

陂班糜反刳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謝。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覗其胎未知何

孔氏以為父母兄弟妻子孫

所以觀望

臺上有屋曰謝

障澤之水使不流溢

傅會之說

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之臣子敢以兵脅君乎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只敘前日猶未遽伐之意)受罔有悛心乃夷居(言侈肆而無禮也)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朱子曰、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師道則絕無矣。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竣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

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聯天下之眾寡強弱聽令一人
聯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尊極一人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就士卒同心言
以平日之固結言
以今日之稱兵言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疑當作心
十萬曰億
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百萬曰億未知何本

商罪

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令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厎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以天之心言

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

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此篇合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

上篇後西土。明尊卑之分也。此合下篇先西土。立法自近者始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既渡河。）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撫循其師而誓之）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二句包後世許多情狀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重述紂惡。所謂惟日不足也。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

紂衆如林。師徒不能無懼。故反覆曉之。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公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令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而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

數語罔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辜臣

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與孟子不同者。以此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以救民為德也。以誅暴為心也。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有整肅戒嚴之意。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

斮音捉

也。

統上下而言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

斫音酌

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
一人。恭行天罰。斮側略反痡音鋪。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
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
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痡四海之人。言
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
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
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命

句法長短相錯。

技據人身。巧指器物。

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矣。

斷絶之斷上聲　斷決之斷去聲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峭語

害民則民之子孫皆讎之故曰世讎

專誓周師。故其辭尊。

彊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

其辭嚴。

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

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

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

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

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

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

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

上三節。見亡商有由。
此一節。見造周有本。

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德之發用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頓挫有味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孫月峰曰。與甘誓同調。彼是車戰。此是步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

淇縣南汲縣亦牧野地

今衛輝府又牧野在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周之二月四日。

點綴

金履祥曰、上篇中篇、其誓止于外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人言之。不廸有顯戮。皆自勑其臣下之辭。非所以施于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于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示無事于誅。示有事于教。

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黄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

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則近者可知。

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

千夫長百夫長皆主兵者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

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府

今巴縣屬重慶府。盧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彭

今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

今四川眉州北彭山縣。濮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南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

峭語。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一氣讀。連用五是字。

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

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爲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

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作而進也)(足法)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不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作而退也)(手法)勗哉夫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

子

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疊字下文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疊如字何等氣魄

武勇

節制

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不言賞而言戮亦威克厥愛之意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弗勖

朔。日月相會。二象合沓。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

泰誓歷數紂罪。以曉衆庶未喻之情。不得不然。此禱於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

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代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在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

漢武帝穿昆明池。遺址淪陷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予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

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奔逐崩潰豈

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
呂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
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
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惟

歸震川以此節移置且大邑周下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
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形容。 語工。 句法。 妙旨。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

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没其實。孟子以仁義説齊梁之君。特抑揚其辭耳。

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在衛輝府淇縣。

在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

散先旰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

杵舂杵也。古人行兵。人各攜乃畚鍤版杵之屬。為營壘備。或作鹵。楯也。

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比干墓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

朱子語類。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月受日之光。魂加于魄。魄

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與死魄俱月初互言耳。

鏗。壓。

以上。偃。武。

乘用也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

在西安府鄠縣東

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戰車用馬

任載之車用牛

即釁字

歸震川

既生

載魄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

生魄。望後也。玩既字是十七日

移置此節於下節之下

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以下修文

點染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歸震川以此節移置首

王若曰。嗚呼。

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朱子語類。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人。如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節下

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

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文王度必不能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

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歸震川以此節移置周不率俾下

字法。

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列爵分土是定制度。法既定須人守之。得其人使之如何為政。惇信明義以身率之。崇德報功以勸賞激勵之言不一而有次序。
武王經理天下。宏綱大要包舉於此。武成錯簡以朱子改定者為據。

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即在建官中。）**位事惟能**（即賢中之能者。）**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恍然無為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

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按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

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于此乎。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

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

洪範

訓體也。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

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

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陰隲之實）

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答是何以敘彝倫哉。

九疇非始于禹也。卜筮始于伏羲。作歷始于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五事以修身。用刑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隲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人生萬事各有其宜。皆所謂居也。

而乃言以天道之大。況吟乃問思慮乃言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

五行陳列皆亂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賞威福以為治。然聖人立法。先後錯出。至此敘為九章。然後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耳。

洛書之數。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偶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偶相乘而為三三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為。天。地。立。心。然。後。可。以。贊。化育而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居九疇之本也。

倫攸敘

陻音殷汩音骨斁音妬。○乃言者。重其答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水湮而五行皆汩。見五行一原。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

洛書無文字。但有奇偶之數。初次者。禹次第之。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朱子語類。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意。故後人至以此章搃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乃衆數之所由詵。以五行為始。則自一

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又有五數居五居中。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即洛書之數也。初一曰五行。（五行最急故第一。）次二曰敬用五事。（參之于身故第二。）（身修可推于政故八政次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政成又驗之天道。故五紀次之。）次五曰建用皇極。（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次六曰乂用三德。（權衡此皇極。）次七曰明用稽疑。（德修矣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庶徵次之著其驗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則善惡之效不可加矣。）

此九疇之綱也。（禹所第敘。）在天惟五行。（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在人惟五事。（五氣運行而人禀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

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数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彜倫也。

皇訓君。不訓大。極訓至。不訓中。詳見寅纂朱子皇極辨。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其数錯綜而條理不亂曰紀）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乃中之極。極非即中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政必協天時）。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之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人治極而通于神明。然猶不敢自信。故參吾之得失于天）。五福曰嚮。所以勸也（福之在民則宜嚮之）。六極曰威。所以懲也（威畏古通。極之在民則宜畏之）。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用者人之所有事也。凡用皆指人君而言）。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總該九疇。理兼萬善。非局数能盡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

曰者言其本性作者從其發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亦然
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剋所以相治也
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初生金初礦土始

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更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能）潤（能）下火曰（能）炎（能）上木曰（能）曲（能）直金曰從（而又）革土爰（能）稼（能）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

九疇之目也（箕子所陳）一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

稼穡亦然。
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言。其生之序。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言。其行之序。曰木火土金水。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曰二氣。五行之質。存于人身者。為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合于人心者。為仁義禮智信。
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體對立。其用循環。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

地十成之

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

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
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主于內此所以為次序也
物則切近明白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在後
水貌雨太陰火言陽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思者或偏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
洪範乃五行之書看他都以類配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略有不齊

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五句學問之極功踐形盡性之事

睿俞芮反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

貌如何是水吳仁傑曰

貌是濕潤的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有氣者聲

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

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清輕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

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造化理自分明

閑邪以視聽爲要。持敬則貌言爲先。

四勿不言思。勿者。正指思言。乃入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王安石曰。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三官所主事多。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

朱子曰。周禮一書。八政而已。

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金玉布帛之總名。）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以上治內。二句治外。）

食者民之所急。（務農重穀之政。井田補助之類。）貨者民之所資。（阜通貨財之政。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報本反始之政。社稷宗廟山川以至公卿大夫士庶祀其先之類。）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度土居民之政。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農工商賈得所之類。）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教民之政。學校選舉之類。）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立法懲奸之政。如五刑之類。）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交際之政。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之類。）師者。除殘禁暴也。（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類。）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政。）

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辰皆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歷數之政

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揔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正之標準而天下化之之意無偏無陂以下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

(考歲差定二至　推交會正閏法　候出入識短永　測遲疾辨昏旦　齊七政窮元會)

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日行于度也)星經星緯星也(內宮外宮二十八舍　水火木金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前月之晦後月之朔于日月所會之辰定之　自元枵至娵訾各有界限)曆數者占步之法(占候推步)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序字定字正字占步字所謂人合天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植立之意)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至而無餘謂之極)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

大意。斂五福以錫庶民。豈真有斂散之迹哉。有道之君。立乎其上。自能措一世于治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弟。有壽康而無鄙夭。是果誰之力哉。

太極。萬物之本根。皇極。兆人之標準。太極理之在天者。皇極理之在人者。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非聖人在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

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錫者上下之通稱。

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于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

鼓舞振起之意。

隨材就造。朱子所謂逐一做道路區處也。

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如子貢是）有謀慮者（如原憲是）有為有施設者（如子路是）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上三項人）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

答。不陷于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以其微而棄之便是虐煢單無兄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

上節廣大以獎育人才。此節公平以拔用人才。

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進于皇之極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

此節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

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即指皇極。遵猶有不敢違之意。王道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

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上文連用遞筆紆折。此忽用韻順筆敷揚詠歎淫泆。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

結遵義六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

建極如北辰之居所。會極歸極如衆星之拱北辰。

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

建極以身教。敷言以言教。
天之道妙於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即陰隲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即相協之深意也。豈不為天之訓乎。
譬之水焉。天子之光。

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之更端辭）（此倒串出皇極之敷言。贊語得體得勢。）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之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本天命人心之正。切彝倫日用之常。）（推之四海而皆準。俟諸後聖而不惑。）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

（諷詠而抽繹之。）（佩服而踐修之。）

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有查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昏翳者也

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立教

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又申以民之頌言宕甚

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

俾人自至其中而已

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四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

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云者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謂也

克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即皇極所謂王道正直也）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便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以強爽言）氣稟之過者也（以沈潛高明言）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交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

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而有以為皇極之用。

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于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于下。

此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

［朱批：四海九州之貢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
［朱批：玉食：珍食也］
［朱批：有：指大臣］
［朱批：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
［朱批：僭忒：不但淫朋而已］

朱子云、亀歲久則靈。著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法以明火爇柴。灼亀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太極動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卜兆有五。五象五行也。卜卦有二。二象陰陽也。皆所以紹天明而前民用者也。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亀無遇。無先後也。此列五兆之體。以著五行之變也。蓋亀之

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絡即落義希踈之意）其兆為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坼其坼相交也）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有動爻者以）

卜也。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拆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

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也。

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

（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俱不動。故曰皆八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指方來而未然者。）事之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顓帝）兆、（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以禹叙洛書時未有原兆周易也。）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意。項安世曰、夏商以前質。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鬼神。故自此以下。皆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

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思為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間。土旺四時之季。此自相符。

也。今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陰陽之氣交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皆有而不缺。應期而不亂。萬物之得其養可知。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

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

洪範庶徵不定如漢儒某時做某事所以致此應。然如王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後人見未到耳。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咎徵亦然。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者聖賢之所守。數者非聖賢之所泥。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

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禎祥曰休。曰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有滋潤意思所以說時雨順應之。曰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有開明意思所以說時暘順應之。曰哲時燠若。哲是昭晰便有和煖意思所以說時燠順應之。曰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有寒結意思所以說時寒順應之。曰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有爽快意思所以說時風順應之。曰咎徵。災沴曰咎。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

卒能消水旱之災。蓋式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亦在其中。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敬之一字。又五事之樞。建極之本也。

此王與卿士師尹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概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間。暴風損禾稼。其風則一日也。其

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而更端）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不言省者。省文也）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執政之官）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師長。尹正。謂諸有司）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五氣之順布。五事之交修。有以感之。實有以本之也）

所損則闕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諉。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

休徵先大後小者。見休徵之效。必闕于一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小後大者。見咎徵之害。初起於日月。惡雖小而可懼。

星非有好也。氣類相感耳。月非有所從也。行度所次耳。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諭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

庶徵不言歷數者。歷數所以推

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天地交而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昌。家。通上下而言。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結住。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又起。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進退飛伏。有出于歷數所推之外者矣。

沈括曰、歷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内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以別其位而已。不知其意。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月為衆陰之宗。風雨二者。皆生于陽而成于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

◎**[雨]** 民之麗乎上。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漢志作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日之行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南至牽牛、去極遠（冬至去北極一百十五度）。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是也。九行者（孔穎達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此皆漢歷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大概耳）。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

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于四時之間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于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李本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日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氣陰之孚蓋月雖懸象于天而寔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合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群陰記與書相表裏也

王安石曰福極不及貴賤者五福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

月行西南（漢志無南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王安石曰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况王與卿士乎）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

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何所不至。詩曰。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

君相不可言命。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禀于天。君實制之。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歸于五福矣。五福雖天所命。實造命者嚮而與之也。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惱于六極矣。欲民不惱于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

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

項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于人也。稽疑決于天也。庶徵驗于天也。福極驗于人也。四者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為綱。後四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形康而心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命者所得于天。盡其所得于天也）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惱于不善者惡也）剛之過也。弱者（欲為善而不能自强者弱也）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者為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為紀。蓋皇極不建。則八者孰舉之哉。

孫月峰曰。體排而語分。與太甲下篇同調。

聖狂之分。根於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于微則為力易。待其著則難矣。

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本是獻忱非同窺伺。本是方物不是奇珍。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創業之君。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訓于王業已成則為謹終。于示後嗣則為謹始。

獒牛刀反。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求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愼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

音綽。超也。

召在岐邦内。召公食采于召。後封燕

念無妄動。而猶不懈于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懈于細微。

中國之外。

中國之内。

以物視物。則金玉輕于鴻毛。以德視物。則一介重于九鼎。

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方物寶玉互文見義。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排語中插單語。是節奏。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不狎侮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慎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事之節也）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喪（驕而滅敬）德玩物喪志（慾而勝剛）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

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

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愼德工夫

矜惜持守

小節也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愼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愼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修省于一身者甚小而貽福于天下者甚大

撙節于一時者甚微而燕翼于後世者甚遠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

孫月峰曰結構精密詞致古澹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于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縢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幷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

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

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朱子曰、誠心代死。豈問命耶。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不知命也。爲君親而不禱、不知義也。

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託辭。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郤二公之卜。公乃自以請命爲之巳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細寫。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墠、時戰上演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周公、郤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

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瞻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保護　諱名始于周

遘居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

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

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感動三王。在此數語。

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於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質鍊有態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

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與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細序。）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即所謂繇也）乃并是吉。（應三年。）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

以上叙公請命之事。

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

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以上天下不可無武。
以下天下不可無公。

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用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字法。）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十三歲）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

其辨詳見彙纂

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

居中鎮撫自有二公在

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則字文法祖此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二字悔過之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句法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張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不關策祝之辭。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

極力形容

筆力簡勁曲折多態

視朝之服

穫胡郭反弁皮變反 ○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用祝請命之説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

往反首尾文。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不曰王及二公。妙。）

對曰信噫公命（句）（八字中二折。）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用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
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

讀泰誓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武王安商之難。

孫月峰曰、紂未亡。人心怨咨。故牧野之辭

國外、曰郊。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出郊者。

餘波。起其幹。築其根。

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於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簡而真。及紂既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殷周不兩存。天下之大勢也。此意難於播告。故更端反覆。但言成就先業。事非得已。而聖人之情。默喻言外。

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

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

渡水曰涉　渡訖曰濟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

介紹以傳人意。龜爲天介紹以傳天意。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

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令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

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卞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腆厚誕大敍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

馬融以為十亂非是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敉音弭○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令武庚蠢動○令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

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故作一折

以事勢言不可輕敵。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

以理勢言不可不自及。

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

而勿征乎。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創叙）
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代爲之言）
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文情斐亹）

卬五剛反毖音祕。造爲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

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

朱子曰、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匪通用、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

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呼得警切。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

作輔字、更曉不得、盡
言天非誠有言辭考
之民可見也

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頻喚寧人以媿之

閟音祕。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

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

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

治田一歲曰菑言殺草也

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

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

孔安國以十人為十夫諸儒從之益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又公在十亂之中亦未必自言及此可兩存之

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為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

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詞嚴義正。

結歸卜吉。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

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既封于宋。乃不曰宋公之命。而猶稱殷爵。蓋殷臣之客于周者也。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一字不及紂。不及武庚。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立言有體。然明白平易。大類近代手筆。

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自成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

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實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

功德互言之耳

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子孫之稱

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恪慎肅恭上一敬字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東夏

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亦此因戒勉

敬而文

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微子墓

上公九旒九章

上公九命衣車旗服亨之節

敬也

欲以修于己者教于國也

之以申首節之意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托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籍席之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

大學載此一句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稱謂便妙。絕好句法。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抬出文王。一篇綱領。

左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開首呼朕其弟小子封。下便從文王。說來。何等。沉鬱頓挫。說到殪戎殷、造區夏、俱歸功文王。至自身只乃寡兄勖四字、一勖字、無限。低徊。接下肆汝小子封二句。聲情俱動。

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

句法字法奇古

在茲東土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小德小官也）當用。敬其所當敬（大德大官也）。威其所當威（愼罰也）。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為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

通節一層上一層

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

字法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令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

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

大學新民祖此。

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

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時瀾曰。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加重于匿情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過自己生為眚 罪自外至為災

末減于輸情

此下愼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今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與。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

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

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

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

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狥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

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

外用巧術曰姦

內用計謀曰宄。

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暋音敏憝徒對反。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

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以殷罰司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

不孝不友捘殷亂之所在也

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

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訖黠反。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

庶子。公族之官。外云者。指衛而言也。

正。長也。謂衆官之長。

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亦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亦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姑息養好而已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兩言乃裕與前兩

言率由寬與嚴並行而不悖也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慎罰

前責之民。責之臣。責之康叔。此則武王反之身而自責焉。篇中。一節。上一節。

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

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

民皆吉康正德之說也。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

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茍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辜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

始言由文考之道得天得民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毋以助王

敬哉無所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

至誠之道有守也

至健之德有為也

然又恐其欲速也

又恐其蔽言省不至也

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

語辭也

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此故復以天命殷民結之。

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

高乃聽用康乂民　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反覆警省。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云。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誥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

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揆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内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

先王設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于祭供之以實八尊凡以奉天之命而已

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摠領

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即大命也

指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君

朝臣卿大夫

也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困。即天降威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殷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

德字一篇綱領

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之謂。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志乎心也必恪。

入乎耳也又熟。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

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由力本說到逐末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武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允惟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賛之以天若許之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即中道也即身而言曰中德即事而言曰中道）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即中德）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所謂有成績以紀于太常也）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

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

享神為正而我後飲是副之也

合下節一篇之根本

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德者得此理經者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者持其明而不昏也

為君者同一敬畏之心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治事之臣同一敬畏之心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內外同一敬畏之心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庶官之長

舉大夫尊者為言

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衞、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

孫月峯曰、此段極章法調法鍊法之勝。

此段與前相反相應。前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亾之事。当貫之。

曰酣身、曰荒腆、曰腥聞。一節甚一節。

而誥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乞力反很下
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
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酗其身昏迷於政命
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
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
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
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
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
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

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節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媸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

通節一層上一層

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卯入反。圻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御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

賢臣仕商今里居者。教衆人自賢者始。

四方諸侯接于衛者。康叔所統也。教衛臣自貴者始。

百僚大臣泛言之。下文有事有

此周臣也。

諸侯無內史。是商故臣。

所賓友者。

疇特舉其重也。

以德為事在位者也。

以事為事在職者也。

侯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故曰若疇。

司馬、

司徒

司空、

亦劼毖之意。而用力則加重。

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矧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欲知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矧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

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

〔此防殷民之亂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令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

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不曰羣飲則罪自殊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即羞耆羞饋祀之意

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

此承上姑惟教之示以

賞罰訓之典也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

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

此正身正官以清不飲之原也故以終篇

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

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

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啟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直起義深體峻與他誥迥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之昭屈景之類康叔封以殷民七族即衛之卿大夫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在朝者　大家也　所得邑及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正長　衆大夫之　我之意亦　然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眾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歷過。律所謂。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此章文多未詳。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

猶言加恩到此也

康叔孟侯故稱之曰監

朱子曰、此三喻、與無胥戕云云不相似。

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此承上三節而以成終望之

塈奇寄反雘屋郭反○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

廣尺深尺曰畎、

器用以梓木為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

仰泥也、

卑曰垣、高曰墉

其粗曰樸致巧曰斲

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夾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

朱子曰、此節卻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

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長句法。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必先和融悅懌其迷民使慕于善而不自已。然後先之以啓其悟。後之以助其成。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不如訓故也。遂也。令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此承上二節而以永命結之。

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

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啟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讀本卷之四終